

郑伟章 著

文獻家通考

上

阮曾植(1890-1942)

字子培，号乙庵，晚号静安，安徽桐城人。

如斋、午翁、姚瑛、增补等。

生于清道光三十三年(1853)二月，卒于民国三十一年(1942)。

考选六年进士，授员外郎。

西溯总智聘主湖南书院讲席，出校江西、福建。

前，高智报通、

署推官徽报台使，兼奉政使、

国，寓上海，与诸君交结如社。

阮曾植史学造诣深，古今通考，

全考史及西北、南洋、

说亦名，有说李、

新刊、增补、

史记十三卷、增补、

高藏书、

20 * 15 = 300



中華書局

文 献 家 通 考

(清—现代)

上 册

郑 伟 章 著

中 华 书 局

文献家通考

(清—现代)

中 册

郑伟章 著

中 华 书 局

文 献 家 通 考

(清—现代)

下 册

郑 伟 章 著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献家通考(清—现代)/郑伟章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1999
ISBN 7-101-01649-9/Z · 147

I. 文… II. 郑… III. ①文献学-名人-传记-中国-清代
②文献学-名人-传记-中国-现代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3029 号

文 献 家 通 考

(清—现代)

(全 三 册)

郑 伟 章 著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· 58½印张 · 1 插页 · 1300 千字

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 定价:120.00 元(平) 145.00 元(精)

ISBN 7-101-01649-9/Z · 147



作者在阅览室检读古籍

祖國古籍宝山璀璨
中華文化光芒万丈

薄一波



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

為文獻家通攷題詞

闡獻徵之潛德
述典籍之源流

一九九八年一月 顏建龍 時年九十五



る、又、歌、家、直、政、題、詞

通、覽、羣、書、研、析、經、年

筆、出、叢、書、卓、然、可、傳

勝、文、生



一九九二年の月六日

前 言

昔叶昌炽费时七年，撰成《藏书纪事诗》（以下简称叶《诗》）初稿，于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八月十七日呈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潘祖荫阅。潘一见激赏，即欲付梓。旋病危，弥留之际尚念念不忘催促尽快写出清稿付梓。潘歿后数年，始由江标刻六卷本行世。又数年后，叶氏自刻七卷增补本。王颂蔚谓此书为“艺林绝业”。吴郁生谓此书为“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，文字一日不灭，此书必永存天壤”。

潘氏等人何以如此高度重视叶《诗》？这是因为，中国数千年文明之发展，在在离不开书籍！历史是一条长河，任何个人不过是长河中的一个水分子，且瞬息即逝。唯有一艘不沉的巨轮在长河上由古驶至今，还要驶向永远。它，就是书籍！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书籍的民族，故历史上文献家辈出，代不乏人。聚书、抄书、校书、刻书、辑书、编目、题识等活动，便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上重要历史活动内容。尤其是清以来，这些活动更是空前活跃，成就卓著。数以千计的中国文献家们，或节衣缩食，典产置书；或废寝忘食，勤苦抄书，目为之眈；或丹黄不去手，终日校书不辍；或破产以刻书，上以寿古人之精神，下以沾溉来学；或插架万签，一一品评题识、编目；或历尽艰辛，抢救古籍，遏制外流他邦。他们爱书如命，饥以当食，寒以当衣，病以当药石，寂寞以当友朋，俟宋癸元，达到痴绝傻绝的程度。现存十数万种古籍无不凝聚他们辛勤耕耘的汗水和心

血。他们为中国的文化昌盛作出了不朽贡献。他们的历史大有可记者。

然而,除少数达官贵人、知名学者外,多数人皓首文献,不求功名,故“皆名不挂通人之口,缥緲既散,蒿莱寂然”。清初与黄虞稷、叶万、周在浚互相借书抄校的孙潜,至乾隆间全祖望游吴下,问诸后进已莫知其本末。吴騫对乾嘉间所修地方志不载叶万,忿忿曰:“殊恨事也。”钱曾在《读书敏求记》记叶奕(林宗)事迹,特别指出,冀日后“托此书以传,不致名氏翳如”。康雍间,郑元庆撰《湖录》百二十卷,至嘉庆间散佚,范锴仅访得一卷,辑为《吴兴藏书录》,纪吴兴一地文献家十六人,是为纪文献家专著之始。嘉道间,文献大家顾广圻欲就吴地“人物渊源,典籍流派”笔之,“以传文献之信”。黄丕烈欲“各撰小传,合编一集”,认为“此亦好古者之责也”。陈揆亦欲“葺诸家藏书原委,为邑中文献”。然皆未成。清末,丁申仿郑元庆《湖录》,撰《武林藏书录》四卷,亦仅为专纪杭州一地文献之作。至于上下古今,通纂全国各地文献家为一书,此前则未有。至光绪间,苏州才子叶昌炽始网罗摭拾,采辑五代末以迄清末文献家故实,撰成《藏书纪事诗》,共收录七百三十九人,其中清代三百二十九人。至此,始将五代、宋以来文献活动勾画出一个轮廓,实为开山发凡之巨著。故此书百余年来,备受文坛重视。梁启超、陈垣均将其列为国学重要书目之一。后踵而续之、补之、增之者不乏其人,如伦明、刘声木、冯雄、徐绍桀、莫伯骥、王大隆、王謇、吴则虞诸前辈,即为卓卓可记者。

叶《诗》筌路蓝缕,功不可没。然亦颇有缺憾。其初,叶氏本欲“人为一传”,终因“条理之不易”,乃仿厉鹗《南宋杂事诗》、施北研《金源纪事诗》之例,撰为诗注体,既非文学,亦非史传。即以一人或数人为一组,每组咏诗一首。诗后列出史料数则为注。诗既无味、

无用,史料亦不连贯成篇,或简而不明,或繁而芜杂,阅读不便。作为史著,不能谓之得体。入录者不少人史料不丰,又有大量著名文献家被漏略,可增补者为数甚多。又叶氏例不录生存,与之同时及百余年来可续者为数极多。至于后踵之作,或已佚失,或仍不脱诗注体窠臼,或随手札记,深浅不一,或散于各篇,寻检不易。故另创新体,增其遗漏,补其不足,续其后出,成一较系统读物,实属必要。

予不敏,读书未周,然颇以“狂牖文献耗中年”为座右铭,乃有志于先撰成《文献家通考》(清—现代),以其时近于今,切于实用,且为文献活动最活跃之时期。二十年来(除中间有数年因工作性质变化外),寒寒暑暑,朝朝暮暮,莫不寝馈于此。孳孳矻矻,雪钞露纂,从文集、丛书、方志、笔记、日记、年谱、书目、题跋及其他各类共一千四百六十余种古籍中,撷拾史料颇富,乃一一条理成篇,人各成传。此中甘苦难为外人道,又何必为外人道。自以为典籍源流之述,献征潜德之阐,责不可逭,故虽苦犹甘,虽劳犹乐。至于明以前部分尚待蒹稿。

予撰《文献家通考》(清—现代),网罗清初以来文献家一千五百余人,比叶《诗》清代部分三百二十九人约多一千二百人。拙著之撰写予以为有如下一些特点:

一、补叶《诗》内容之不足。许多文献家虽已入录叶《诗》,然资料甚少,内容不丰。如叶《诗》卷六张海鹏、张金吾叔侄条,仅提及海鹏之父仁济及伯兄静谷公“皆好藏书,家多宋元旧刻”。予既从《南张世谱》考仁济之生平事迹,又详“静谷公”即张仁美,字迁里,号静谷,亦“藏书数万卷,手自校雠,寒暑无倦”,有《宝闲堂藏书目》一册今存于世,黄廷鉴为之序。王苍虬《二十八宿研斋善本书录》著录是目,且录其序。则“静谷公”亦系乾隆间一文献家。又,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有名于当世,予征文考献,详金吾暮年藏书被其侄张承焕

所豪夺捆载而去,此系文献史上重要掌故。卷五王鸣韶条遗其兄鸣盛。鸣盛藏书亦极丰富,自黄丕烈以下各家书目多著录其家散出之书,并记其印记甚多。卷五王宗炎条仅提及“汪吏部苏潭”,而不知汪苏潭即汪继培,字因可,一字厚叔,号苏潭,其弟继壕,分别系汪辉祖之四子、五子。其家富藏书,实始自其父。辉祖官知县,为循吏,为乾嘉间著名学者,著作有《元史本证》等二十余种,其环碧山房藏书数万卷,有《环碧山房书目》一卷,亦一著名文献家。卷五有玉栋一条,而不知玉栋姓姚,为旗人学者,且遗其子姚荣誉。荣誉官知县,刻《得月簃丛书》初、次二集二十种,有功文献。卷六汪士钟条,不知艺芸书舍藏书初自其父汪文琛。文琛与黄丕烈交往甚厚,笃好藏书,各家书目多载其藏印。又有许多著名文献家,如袁芳瑛、蒋光焯、方功惠、盛昱等,在近代文献史上颇具影响,叶《诗》仅随笔记之,内容甚简。诸如此类,笔者无不一一补其生平小传,增其文献活动等各项内容,几乎篇篇如此。

二、增叶《诗》所遗漏。叶《诗》为开山之作,然因见闻有限,漏略极多。如极著名且有关文献传递源流者,有卢世淮、肖震肖梦松父子、梅文鼎、万斯同、潘耒、姚际恒、查升、沈岩、李紱、卢见曾、查为仁、查礼、钱大昕、彭元瑞、李调元、桂馥、朱文藻、章学诚、潘奕隽、邵晋涵、章宗源、刘台拱、孙冯翼、石韞玉、洪颐煊、彭兆荪、瞿中溶、李兆洛、陶澍、徐松、冯登府、韩应陛、许槌、王相、徐渭仁、马国翰、黄澄量、许瀚、何绍基、谭莹、罗以智、潘遵祁、吴云、史梦兰、唐翰题、龚橙、冯云濠、于昌进、王灏、胡凤丹胡宗懋父子、傅以礼、钱桂森、李慈铭、耿文光、翁同龢、赵烈文等。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,满洲贵族及旗人亦渐濡染文翰,雅好藏书、校书、读书,极有名之麟庆、英廉、英和、熙元、奕沂等,亦不下二三十辈,叶《诗》颇多漏略。

三、续叶《诗》之后出者。清末以来,文献活动极为活跃,聚书、

校书、刻书、编目、题识，不乏莘莘者。与叶昌炽同时代和后出之极有名者，如有吴重熹、汪鸣銮、杨守敬、莫棠、赵元益、龚易图、徐友兰、姚振宗、王秉恩、李嘉绩、盛宣怀、缪荃孙、王懿荣、樊增祥、张佩纶、孙诒让、章寿康、沈曾植、文廷式、郑文焯、潘宗周、卢靖卢弼兄弟、康有为、李盛铎、端方、徐坊、叶德辉、王礼培、章钰、罗振玉、徐乃昌、董康、杨复、张元济、邓邦述、封文权、陶湘、丁祖荫、张钧衡、傅增湘、吴昌绶、梁启超、瞿启甲、冒广生、叶景葵、湘鄂两陈毅、刘世珩、伦明、张寿镛、刘声木、蒋汝藻、莫伯骥、袁思亮、徐绍桢、刘承幹、张宗祥、周越然、冯贞群、袁克文、陈田、周叔弢、林钧、陈清华、郑振铎、王大隆、谢国桢、潘承弼等，予无不一一为之撰传。叶昌炽本人亦为近代著名文献家，其治廬室、五百经幢馆藏书及金石极富，有书目流传，有声后世。大凡自叶昌炽前后，拙著续叶《诗》之后出者亦不下四五百人，内容可云富矣，前此尚无如此系统之作。

四、考证潜逸。前已述及，许多文献家后世名氏翳如。予往往循一鳞半爪、蛛丝马迹，考而出之者颇多。此正所谓为古人拾遗骸、掩骭骨也。如北平谢宝树，一些书目、题识中屡提及其书及印记，今其书目尚存，缪荃孙题识谓已不知为谁氏所藏，予则为之考出而立传。昌平王萱龄，龚自珍尝馆其家，其北堂藏书数万卷。其他如查莹、谢浦泰、姚晏、章绶衡、包虎臣、吴峤、陈嘉绶、刘庠、吴晋德、王楷、肖梦松、查礼、李宏信、常大淳、杨浚、王靖廷等，书目、题识中亦屡有其书及印记，能考出者皆为立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几乎页页皆著录献书人名氏，经予统计得九十人。两百余年来无人系统为之撰传，予一一撰之，成《四库全书献书人丛考》，约十万字，已收入拙著《书林丛考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）。与文献关系甚巨者三十余人，亦录入此稿。其中如熊志契，寻绎而考出其父熊赐履有下学堂藏书十余万卷，撰《下学堂书目》六册，百三十四卷，章学诚《丙

辰札记》有记载。由彭绍观而寻绎考出其父彭启丰拥书万卷,为苏州藏书家。吴寿昌之父吴煊文,“藏书十余万卷,建一楼储之”。其他如鲍士恭、查莹、孔昭焕、励守谦、陆费墀、马裕、王际华、汪如藻、汪汝璥、吴玉墀、英廉、张若淮、郑大节、周厚堦等,有的叶《诗》已提及其名氏,有的则连名氏也未提及,此书皆一一有传,用心不可谓不良苦。无论叶《诗》已录、未录者,予撰此书时考出之新史料几乎篇篇皆有。

五、详书目、题识。自西汉刘向、刘歆父子撰《七略》、《七略别录》后,中国历朝历代有重视目录学、校雠学的传统,衍至清及近代以来,目录、版本、校雠学达于极盛,几乎无读书人不通目录、版本、校雠学者。目录、版本、校雠学之繁荣,正是文献活动极为活跃的产物和纪录。研究古代学术,不通目录,即为不得门。王鸣盛云:“目录之学,学中第一紧要事。”黄丕烈认为书不可无目。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被豪夺,而书目刻成,视为最大慰藉。姚振宗认为校勘之学寓于书目之中,“靡不寻究指归,得其门径”。叶德辉认为目录版本之学“为考据之先河”,不通此学,“不足以言考据”也。姚光云:“目录之学为读书之津梁。”故清以来文献家无不极重视书目、题识,以致出现专意收聚书目并欲撰书目之总目的文献家,如刘喜海、耿文光、周星诒、姚振宗、缪荃孙、叶德辉、罗振玉、陶湘、张鉴祥、刘声木、张宗祥等。十数年来,笔者寻读过大量私家书目、题识,刻本、抄本、稿本,有见必读必记必摘抄。予撰此稿,往往由目录而寻考传主,由传主而纪其书目,故包含目录学资料极富。全书所涉记私家书目、题识近千种。稀见之书目有:冯溥《佳山堂书目》、陆陇其《三鱼堂书目》、魏维新《本立堂藏书目》、显亲王蕴《阅清楼藏书目》、陈邦彦《春晖堂书目》、张仁美《宝闲斋藏书目》、卢椿《敬意轩书目》、毕忠吉《慎貽堂书目》、潘奕隽《三松堂书目》、袁守德《时和园珍藏

书籍总目》、谢宝树《北平谢氏藏书总目》、初彭龄《遂初堂书目》、洪颐煊《倦舫书目》、英和《恩福堂书目》、陈世溶《问源楼书目》、庄仲芳《映雪楼藏书目考》、乔载繇《吾园书目》、沈炳垣《斲研山房藏书目》、麟庆《嫔嬛妙境藏书目录》、徐士芬《漱芬阁书目》、陈廷献《简香斋书目》、姚燮《大梅山馆藏书目》、潘遵祁《香雪草堂书目》及《西圃藏书目》、唐翰题《安雅楼藏书目》及《唯自勉斋书目》、龚橙《仁和龚氏旧藏书目》、范志熙《范氏归馆书目》、奕訢《多福轩书目》及《乐道堂书目》、吴重熹《石莲阁藏书目录存》、龚易图《大通楼藏书目录簿》、徐友兰《述史楼书目》、朱祖琪《兰笑楼藏书目录》、张佩纶《丰润张氏书目》、贺涛《寿真堂藏书目》、叶昌炽《五百经幢馆藏书目录》、盛昱《意园藏书目》、王礼培《複壁藏书目》、顾麟士《顾鹤逸藏书目》、杨复《丰华堂藏书目录》、封文权《篋进斋书目》、吴峤《瓶醪楼藏书目》、陈毅《阙慎室藏书目》、张乃熊《苕圃善本书目》、周越然《言言斋藏书目》、冯贞群《求恒斋书目》及《伏跗室书目》、马廉《不登大雅文库书目》、萨嘉榘《积积室抄本目》、王修《诒庄楼书目》等。稀见之题识有：王克昌《宝翰堂藏书考》、侯长松《西园藏书志》、朱文藻《葆醇堂藏书录》、蒋汝藻《传书堂藏书志》、丁心佛《还读盒读书题记》、叶启发《华萼堂读书小识》、叶启勋《拾经楼细书录》、王荫嘉《二十八宿研斋善本书录》、王大隆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等。

六、详刻书。古人著述刊刻流传极难。如郑元庆所撰《湖录》百二十卷，费时八年，凡七易稿，生平精力尽殫于是书。三任太守皆欲开雕，均以事阻而未果，以至湮没，仅残留一卷于世。乾嘉道间人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七百四十六卷，无力刊刻。稿归蒋壑，蒋氏仅刻成目录百零三卷，亦未刻成全书。此稿光绪初散出于吴门，张之洞获悉，谋刊于广州亦未成，幸为方功惠所得，始出资梓行才不致湮没。有鉴于书籍流传之难，许多文献大家以刊布古

籍、保存文献为己任。鲍廷博认为书为人“精神之所寄”、“天地灵气之所钟”，与其私藏于己，莫若公诸于人，故“不敢自秘，出其所藏，次第寿诸枣木，乐与学者共之”，以至毁家刻成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三十集二百余种。张海鹏云：“藏书不如读书，读书不如刻书，读书只以为己，刻书可以泽人，上以寿作者之精神，下以惠后来之沾溉。”他所刻有《学津讨原》千四百余卷、《墨海金壶》七百余卷、《借月山房汇钞》百三十五种、《太平御览》千卷等。缪荃孙认为，“古人一生精力辛苦成书，渺渺千百年于兵燹劫夺之余，仅而获存，亦云至幸。奈何徒知宝爱，而不知流传，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，不应若尔”。因此一生刻书极多。其所刻《藕香零拾》三十二册，编号之字云：“节燕游玩好，诸可以成就古人，与之续命。出未经刊布者，寿诸梨枣，始小帙迄巨编。”亦可见其刻书之精神。清以来刻书以保存文献成风，著名者上列数人之外尚有：纳兰性德、张潮、卢见曾、李调元、杨复吉、孙星衍、沈懋德、韩应陛、钱熙祚、伍崇曜、王灏、胡凤丹、潘祖荫、姚慰祖、杨守敬、徐友兰、盛宣怀、卢靖、叶德辉、罗振玉、徐乃昌、董康、张元济、赵诒琛、陶湘、张钧衡、刘世珩、刘承幹等，所刻各类丛书无虑数百，此不一一胪列。拙稿亦由传主而记其刻书，又由刻书而发掘其文献活动之史料，故有关清以来刻书之史料极丰富。

七、详印记。古人藏书自南北朝始即加盖印记，至唐已普遍而为之。明清私家藏书已鲜有不钤印记者。明项元汴“每得名迹，以印钤之，累累满幅”，有如得丽人而黥面记之。入清以来此风益盛，凡经名家所藏，无不盖上印记。张蓉镜一书有钤印至三四十枚者，比项氏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些印记或刻主人姓名字号、别号，或刻斋号，或刻履历，或从性情所好刻诗句、格言、铭文等。这些只字片语，虽显琐碎，然蛛丝马迹、雪泥鸿爪亦为鉴别文献、考辨史迹，提供了佐证和线索，极为重要，历来文献家所撰书目、题识颇留意记